

他们与我

□潇湘君子

3年前搬家后,我开始在陌生的街区重建我的生活。首先要找的,就是我加班晚归后依旧开着的蔬菜店。找到了一家,开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,小老板是一对漂亮的山东小夫妻,30多岁,眼眉爽朗,剥起菜帮手段麻利,一边剥,一边用筐装,还说:“省得大家弄回去还要垃圾分类了。反正我舅就在批发中心旁边搞养殖场,羊呀、兔子呀,都爱吃我们家的菜帮子。”有人表扬老板娘长得像电视剧里的女一号,老板娘指一指收银台后方的监控镜头:“我天天坐在这儿当女一号呢。”顾客都被逗笑了,小店的监控画面,的确像接连不断的生活剧一样,每天同步。

农忙双抢、孩子大考、老人过寿,小夫妻都要关了店回山东,几天后再回来开门。面熟的顾客就会得到特别福利:老板娘会带回一大摞直径一米的杂粮煎饼,要么是淡黄色的小米煎饼、要么是红褐色的高粱煎饼,放在收银台上,见你买了一大包蔬菜,她立刻揪下两三张煎饼递上:“尝尝,我婆婆在铁鏊子上烙的。烙得她老人家肩周炎都犯了呢。”杂粮煎饼的口感韧纠纠,这显然让顾客比拿到会员积分换购的小礼物还高兴。50岁以上的顾客往往停下来,把自己治肩周炎的法子教给老板娘:缓缓撩动的艾灸离皮肤要有几厘米,要不要贴膏药、爬门框……老板娘赶紧与婆婆视频,要婆婆把方法记下来。

搬家3年,我逐渐集齐了周围小店的积分会员卡,都是硬纸片。干洗店老板用私章盖印;理发店的卡上,是师傅几乎被揍散了架的签名;文印店老板发的卡,要辨认半天,才认得那上面钤的是“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”,倒是让人心头一跳,光顾一次,得一个签名或印章,一般每光顾十次,会有一次免费或五折优惠……就这样,我跟这些维持全家生计的小店建立了隐秘的联系,我真心希望他们生意兴隆,开店开得长长远远,不要遭遇房租涨价、不要被疫情影响、不要缺人光顾,因为,找一家合心意的店并不容易。

干洗店老板临街而立,头顶上是

已经干洗熨烫过的衣裳,像倒生的森林一样密密麻麻,很是气派。他做事细致,收了衣服,不仅分材质、分颜色,还会在待洗的衣物上夹上一张小卡片,记录衣物主人的关键词,比如“女学生”“高级白领”“要强的家庭主妇”“高龄大家闺秀”,他会确保同样气质禀赋的人衣服在同一锅里洗。我也见到抱了羊毛毯来的人,听说洗一床羊毛毯要花250元,犹豫要不要洗,因为羊毛毯是她的嫁妆,20年前买的时候也只要500元。干洗店老板劝她说:“人为什么要浪费好东西?不洗,你只好把羊毛毯丢掉。这么大尺寸的毛毯需要单独洗,洗完后我保证每一根羊毛都像长在羊身上,是蓬松的、活泛的、有光泽的。”

我还买了鲜花店的储值卡,这对一个曾经只会养铜钱草的人,是不小的进步。我终于在中年以后,关注起眼睛与心灵的滋养来。鲜花店的老板娘为每一位买了储值卡的顾客准备了会员花束,每月10号去领,就像发工资一样。我还加了老板娘的微信,她知道我喜欢花,每次花店空运来昂贵少见的品种时,总邀我去观赏。我们俩像同桌的学生一样欣赏洛阳牡丹丝绸般的光泽,欣赏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下释放出油画般圆满又忧伤的美。老板娘感叹:“每次牡丹开的时候,我都很矛盾,希望它快点被买走,又不希望它被买走。”她知道我并非那个最慷慨的买主,但这又有什么关系?店里新进了莫奈睡莲、伦勃朗郁金香、朱丽叶玫瑰的时候,她都会叫我同享那做梦一样的时刻。

平时,我下班的时候,经常见老板娘在门口小方桌上辅导女儿的功课,或在咔咔咔的快速修剪花叶,她干活时利落的身姿,就像李子柒在菜园子里,以360度扭转的方式收白菜一样,充满了侠女气。有时我去上早班,天上的启明星还没隐没,老板娘已经扎好了3辆玫瑰婚车。我走过她身旁,向她眨眼睛,我们都心知肚明,靠着这单生意,她又可以舒展地活半个月了。这是隐秘的休戚与共,联结我们的,是这个飞速旋转的大时代下,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流水线生活之外的美妙情谊。它如此微不足道,又如此不可或缺。

又赚了

□肖春荣

同事小徐请大家喝孩子的满月酒。快开席时,小徐将老板和中层都请到包厢去。过了十分钟,他又把小王也请去了。本来我们这一桌坐的除了我和小王,其余都是领导,如今小王也请走了,偌大的桌子只剩下我一人,我面子一下挂不住了,这小徐平时看着挺厚道的,没想到如此势利眼,我昨天才听说小王要提拔成科长,还没正式任命呢,小徐先溜须上了。

我越想越气,想离开又觉不妥,便给妻子发微信,让她过半小时打电话给我,就说家中有事速回。

刚和妻子交代完,小徐便来了,他又招呼其他同事围坐过来。小徐坐在我身边,给我点了一根烟,说:“大小领

导都让我请去包厢隔离起来了,大厅里就座的都是咱自家弟兄们,大家不必拘束了。”他又给我端了一杯酒说:“肖哥这人我最佩服,公司老人儿,性格耿直业务又强,从来不阿谀奉承那套。”大家纷纷表示赞同。我顿时来了兴头,喝了酒,一个个包袱甩出去,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,引得老板都出包厢看我们笑啥。

回到家,妻子阴沉着脸说:“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?我肠胃炎犯了,疼得要命,想让你回来陪我去医院,可你倒好,电话死活不接,我只好打车自己去医院了。”

啊,又是乌龙!我刚想分辩,妻子怒道:“滚客厅睡吧,隔离你!”好吧,今晚第二次隔离,免听唠叨,我又赚了。

吃面条

□孙陈建

小学三年级的我,捏着两张高分试卷跑回家,想着这争气的分数妈妈看了定会夸赞不已,还会乐呵呵地给我手擀一碗有劲道的面条。

我天生偏爱面条,爸妈也爱,面条是我们一家人舌尖上的最爱。

回到家,妈妈躺在床上,我顾不上多想,双手举着考卷,嚷嚷着要吃手擀面。

妈妈微微笑了笑,又皱了皱眉,慢慢撑起身子,抓起面盆,缓缓走出家门。过了好长一会儿,她抱着一小半面盆的面粉回来了,娴熟地在面粉里放了适量水和少许的盐,两只手揉着捏着,再放水再揉捏,一个有韧劲的面团在盆子里出现了。她凭经验感觉差不多了,抱出粉团,再找出擀面杖,用力地擀着擀着,面皮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薄,眼看着跟桌面差不多大了,妈妈就用擀面杖将面皮滚成了卷儿,再猛地抽出擀面杖。

我连忙去生火烧水。随着有节奏的笃笃声,面皮被切成了满桌子的细条条。

水开了。我跳出去,眼瞪着看妈妈抖落着面条散入沸腾的锅里,水平静了。我立马又给锅下添了几把干柴,水就又沸腾了。长长的筷子在锅里翻搅着,不一会儿,面条就转了色。妈妈把准备好的葱末撒进锅里。

“想吃硬的还是软的?”

“硬的,有嚼头!”

话音刚落,妈妈就叉两筷子面条到一个大碗里,再浇些面汤,连忙端到餐桌上。我也顾不得擦去桌上的面粉末,拿了筷子抱着碗就吃了起来。妈妈说,要是猪油就更好了;她好像还说头有些晕,就又去床上躺着了。

我美美地吃了一大碗面条,连忙又喊妈妈起床吃,她说:“我再歇会儿就起来吃,你先去上学吧。路上小心。”我打着饱嗝上学了,许是因为跑得急,肚子都有点疼了。

晚上回家刚做完作业,爸爸从砖瓦厂下班回来了。他是个拉车送土坯砖烧窑的好手,常常从早晨5点干到夜里7点,午饭在厂子里用铝制饭盒蒸点米饭凑合一下。

妈妈似乎比中午有了一点精神。她从碗橱里取出中午的那碗面,让我去地里摘两根黄瓜。有了黄瓜的加入,一碗面成了两碗面,白面绿瓜,滴上几滴芝麻油,啊,真是色香味俱佳的人间美味。

爸爸让我去碗橱里取出一个大碗,他又分别从两个碗里匀出一些。这样桌上就有了三碗面。妈妈嘟囔着:“我不饿,你们一个上学,一个上班,辛苦呢,需要营养!”

“你在家种这么多地,还要伺候鸡鸭猪羊,有做不完的家务活!我看你才更需要营养!”

我瞅瞅他们两个,细细品吃着面条。

每个女孩都有芭比娃娃

□崔立

下班回家,看见6岁的女儿在房间里跑来跑去,一会儿,女儿跑到我跟前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吗?我摇摇头。一会儿,女儿又跑来了,看我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报纸,她用细嫩的小手给我捶背,一下,两下……捶得我还挺受用的。一会儿,我想去倒水喝。还没站起来,女儿问我,爸爸,你怎么了?我说了,女儿就顺势拉住我,说,我去帮你倒。女儿蹦蹦跳跳地跑去给我倒水,看着她灵动的身子,我纳闷:女儿怎么一下子变勤快了?

女儿帮我忙这忙那,忙了老半天,临吃晚饭了,女儿小声问我说,爸爸你看我表现怎样?我说,不错啊。女儿说,如果让你打分,满分是10分,你给我打几分?我微微一笑,说,当然给10分了。

女儿就跳了起来,远远喊着还在厨房忙碌的老婆,说,妈妈,妈妈,爸爸说给我打10分,那你可以给我买芭比娃娃了!我笑了,说,这芭比娃娃有什么好玩的?女儿嘟囔着嘴,说,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芭比娃娃的,就是好玩。

晚上,女儿睡了,老婆在网上忙碌地对比挑选着芭比娃娃,我说,这芭比娃娃这么好玩吗?老婆笑了,说,你不懂,那是女孩子的专利,和你们男性一点关系都没有,如同男孩子永远猜不透女孩子的心一样。我讨个没趣,想了想,说,你小时候也有芭比娃娃吗?老婆说,当然了,你不知道吗?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芭比娃娃的梦。我一愣,老婆这口吻,真和女儿是一模一样。

隔两天是个休息天,快递员送来了老婆在网上订购的芭比娃娃。当天的女儿,像是换了一个人,中饭、晚饭,吃的是出乎意料的快,以前都是慢吞吞,吃一顿饭起码要花上一个多小时。还有就是开始学会整理自己的玩具了,以前是只知道把玩具摆出来,玩儿完人就没了影,今天把摆出来的玩具又给整整齐齐收拢了进去。下午爷爷奶奶打来电话,女儿也开始聊上了,以前没讲半分钟话,电话一扔不听了,今天一聊十几分钟,话题都是围绕着芭比娃娃。

晚上,照例是我看着女儿睡觉,到她睡着我再离开。因为女儿怕黑,一个人睡觉她会感觉害怕。今天,女儿脱掉衣服钻进被窝,破天荒地让我离开。我说,你一个人不害怕了吗?女儿说,谁说我一个人了?有芭比娃娃陪我,我以后都不会害怕了。

我亲了女儿一下,走了出去。轻轻掩上房门,我忽然有点失落,为什么男孩子小时候没有芭比娃娃呢?